



藏宝

□ 冯爱霞

妈妈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,正值兵荒马乱,她随姥姥,会藏宝。

姥姥藏宝的地方很多,比如菜窖、墙缝、鞋底等。荒年时,别家已无炊烟,姥姥就从大襟袄里掏出一把米下锅。孩子们惊呼雀跃,剩点米糊,还要涂在嘴巴上,四处炫耀。

基因会遗传,藏宝的方式也会遗传。小时候,每次吃面,妈妈都给盛好,我专挑鼓鼓的那碗,里头准藏着鸡蛋。逢年过节,剩下的点心,妈妈也会藏起来,说细水长流,或者作为我干家务的奖赏。趁她不在家时,我翻箱倒柜,老鼠窟窿都找遍了,就是找不到藏宝的地方。清晨醒来,妈妈又像变魔术一般,把点心送到了我的嘴里。

婚后走娘家,妈妈包的水饺也藏着宝。吃到红枣,妈妈开心地说:“双脚踏上幸福路,小日子越过越红火。”吃到花生,妈妈又说:“儿女双全比蜜甜,落地开花又结果。”我噗嗤一声笑岔了气。

后来,单位倒闭了,我和往常一样回娘家,妈妈照例给我包水饺,我低头吃着,她一直瞅着,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条包裹着手帕,轻声说:“我听说了,拿着吧。”“妈,我不要。”妈妈硬是塞,夺来让去中,我突然有一种被人可怜的感觉,竟向母亲吼了起来:“妈!你烦不烦,我们一定能养活自己!”我发泄着情绪,倔强地想要证明什么。妈妈怔住了,像做错了事的孩子,不停地摆手:“俺闺女有骨气,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我委屈起来,憋着泪不再说话。

吃过晚饭,妈妈说:“包水饺时还剩下了一点面,给小外甥玩吧,记着把面揉揉,要不会粘手。”回到家,我拿出面,突然有些异样感,面里竟露出了一点薄膜,我急忙打开,里面是紧紧折叠了好几下的百元钱。我的泪水在眼眶打转,将包着钱的面团紧握在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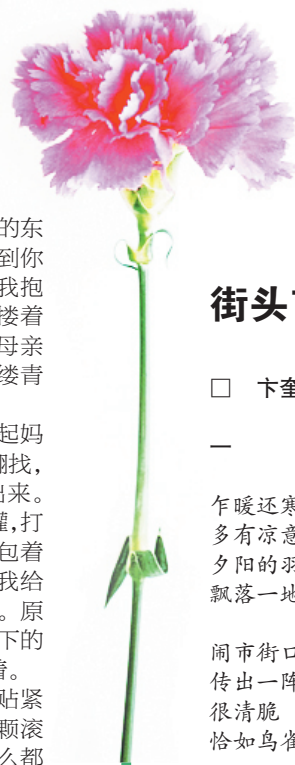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终于靠努力过上了富裕生活,每次带礼物回家探亲,妈妈唠叨,嫌我乱花钱。后来我只好空手去,临走把一沓钱偷偷藏在妈妈枕下。

战功赫赫、宽厚仁慈的老父亲走了,母亲悲痛欲绝,在父亲盖过的军绿色被子里,蜷缩着像一只结茧的蚕。我守在她身旁,母亲吃力地说:“你爸走后,我怕家里进贼,墙角下有一

堆煤,里面有个瓶罐,罐里的东西是你的,一定找到,我听到你姥姥和你爸喊我了……”我抱着母亲,如同小时候母亲搂着我。给父亲上五七坟时,母亲悲伤过度昏倒在地,如一缕青烟随父亲走了。

我回到老屋,突然想起妈妈的话,在墙角的煤堆下翻找,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滚了出来。我一惊,发现那是一个瓶罐,打开盖子,有一卷泛黄的纸包着几张存款单,纸条上记着我给妈妈每笔钱的数目、日期。原来,我孝敬父母,藏在她枕下的每一笔钱,妈妈都给我存着。

我瞬间泪崩,把瓶罐贴紧胸口,似乎抱住了母亲那颗滚烫的心。“妈妈,我现在什么都不缺,只缺你们……”



街头艺人

□ 卞奎

乍暖还寒时节
多有凉意
夕阳的羽翼
飘落一地

闹市街口旁
传出一阵阵柳琴声
很清脆
恰如鸟雀欢鸣

一个花白胡子老者
鹰爪似的手指
操弄弦子
牵动串音符

李二嫂改嫁
俺的家乡沂蒙山
一条大河
竟然 还有流行曲

老同志围着他
年轻小伙围着他
大嫂围着他
小娃娃也围着他

音乐撼动了人群呢
鼓掌的
投钱的
一元五元十元……

老者笑了笑
灿然若远天暮云
寒风摇动他胸前
那蓝色支付宝的收款码

二
华灯初上
闪烁若星辰
律动缭绕
身影恍惚

闹肆超市的台阶上
聚拢着
一层又一层
伸着长颈的人们

歌者硕大的音箱
响遏四方气浪
听者或是合音
或是随之起舞

你到我身边
带着微笑
我的心里
可托牧海的牧羊人

有人递上一瓶可乐
有人放入一袋比萨
一位姑娘献上彩霞般
温馨的花束

寒天里一个围炉音乐会
热度在升高
宛如一个大派对
烧红了人心

父亲的小葱母亲的酱

□ 刘明礼

老家有句俗语,叫“小葱蘸酱,越吃越胖”,足以说明家乡人对小葱的喜爱。

在我的家乡,春天的菜园里,是少不了一畦小葱的。每年秋分过后,地里的庄稼大部分清了茬,菜园里也只剩下萝卜、白菜和大葱。教书之余,父亲把菜园里的空地打理出来,施上厚厚一层鸡粪,浇水、深翻,用九齿钉耙反复蹬上几个来回,直到平整如镜,没有一丝草芥和半点硬块。父亲摘下眼镜,用嘴里的热气哈哈镜片,掏出手绢擦拭干净,再架回鼻梁上,接着像给他的学生画几何图形一样,用刮板刮起横平竖直的四条背垄,一个方方正正的长方形菜畦算是完成。父亲拿起葱籽,将手扬在半空,让它们顺着指缝均匀地落入菜畦,再盖上层薄土,小葱就种好了。

用不了几天,尖细如针的小葱从土里露出头来,在阵阵

秋寒中顽强地生长,为大地涂上一抹生命的色彩,哪怕霜降来临,也不低头。天一天冷似一天。立冬来临,它们终于抵挡不住北风的凛冽,被霜打过的葱尖开始枯萎。父亲给它们浇上遍水,让它们吃饱喝足后安然越冬……

春回大地,微风送暖。惊蛰前后,熟睡一冬的小葱从睡梦中醒来,早早地给人们送来春的消息。吃过早饭,父亲说他要给菜园给小葱浇返青水。母亲撩起额前的头发,抬头望望晴朗的天空,自言自语道:“是啊,也该做酱了!”她从厨房把年节吃剩下、已风干的馒头拾掇出来,放到一个大篾帘上曝晒。然后捞出两升黄豆,洗净放锅中煮熟,捞出来铺摊在大长柳条筐里晾晒。经过两天风吹日晒,黄豆脱去了外层的水分,母亲把它们收进一个小圆筐里,盖上盖帘放在一个阴凉地儿。

约摸五六天光景,母亲揭开筐箩上的盖帘,我凑近一看,只见里面的黄豆已长满长长的绿毛,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醇香。母亲说,这叫“酱黄”。母亲将它们拿到院子里再次曝晒,干透后在石碾上和干馒头一起轧成面。回家后再加水和成面,攥成长甜瓜一样的面糰,二次发酵后晒干揉碎。再加适量的水和盐调匀,最后用泥巴封入一口小琉瓦缸中,放在窗台前暴晒。只消十天半月,打开缸口一看,满缸酱红,散发出浓郁的酱香。

过了清明时节,菜园里的小葱在春风春雨的催使下,长得鲜嫩挺拔,水水灵灵,青翠欲滴。它们整齐地罗列开来,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块碧绿的缎面,在艳阳下迎风招展;又如一幅明媚的画,把最新鲜的绿色用得恰到好处。

父亲拿起镰刀,满眼含笑,他要去收割这份春天的幸福。

我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。来到地头,父亲从这头比比,在那头划划,绕着葱畦转了好几遭,嘴里念叨着:“长得真好,这从哪下手呢?”看得出来,父亲拿他这些小葱,如自己孩子般喜爱。终于,父亲不再犹豫,从一个角开始割起,几把下去就装满了我手里的菜篮。每一棵小葱根上,都冒出晶莹的水珠。

回到家,母亲已烙好了面饼。她把小葱择好洗净,从酱缸里捞出半碗黑酱,用香油调好。在面饼上涂点酱,卷上厚厚一层青青白白的小葱,嚼在嘴里喇喇响,既清口又开胃,那叫一个香,让人不觉得饱!难怪这小葱蘸酱会“越吃越胖”了……

母亲还会用小葱做很多菜式,可这么多年过去,我最喜欢的还是小葱蘸酱。一道寻常的农家饭,让人品尝到的,是生活的原味。

包书皮

□ 冯润青

又是一季开学时。朋友圈里,好几个关于包书皮的趣事。同事大朱也在晒他闺女的新书和书皮。“包书皮是认真的。新学期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”镜头里父女俩翻着一本本新书开心地笑,一个大男人在小女儿面前,化身慈父,温暖了时光。

想起了自己包书皮的经历。那时候,好像与书有仇,一本新书发下来,如果不包书皮,很快书页就会卷曲、残缺,变得脏兮兮的。我常把那些缺损的

书页,找来纸张用饭粒子粘粘补补。每天晚上睡觉前,把翻卷的书角一一抹平,放到枕头下试图压平。然而粘过的书页高低不平,修补的纸张花花绿绿,补丁一样贴在书里,没有一点美感。压在枕头下的书,虽然平整一点,一天的课上完,又复“卷毛鸡”模样。小孩耐心有限,坚持不了几天,书一天比一天破旧。一学期没上完,早已没有书本的样子了。

得知邻居小朋友包书皮,我也央求父亲给买。那时生活

拮据,父亲不舍得买,只好找来几张报纸为我们包书。不到一个月,报纸书皮就“散了架”,父亲再给包好,反复两次,父亲再没有耐心为我们包书了。

后来,我开始收藏日历、年画、牛皮纸等自己包书。按照书的大小,在纸上画出需要的书皮大小,小心裁剪,再一一折叠好四边,拿米汤粘住书皮角,再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此时,新书拿在手上的殷实感、书页散发出来的墨香,还有对新学年知识的期待,足够填满一

个孩童的心。

儿子读书时,我也热衷于给他包书皮。每年新书一发下来,儿子主动要求我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商店,那里的书皮样式繁多,有纸质的、塑料的,上面还有动漫图案或花草、风景图案等。儿子在书皮的小山堆里翻腾,为每一本书配上他最喜欢的图案。如今,儿子快大学毕业了,去年搬家整理时,找出好多他小时候的书,书皮竟完好如初,我特意保留下来几本,留作纪念。